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卷第十六 文集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乾隆乙卯重修揚州唐襄文公祠記

事至愈久而不忘必其英靈足以震懾於奕禩者也歲月既遠屢廢必有屢興而必適逮乎其會此中有天有人追前事可爲後起法也前明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武進唐襄文公行誼著於史牒文章傳於學者搢紳皆能言之惟其經濟偉略見於勦平海寇而又盡瘁以殲其身當日襟江帶海諸城億萬生聚皆公躬擐甲冑風霆戰搏於洪濤迅湍之中捍衛而得全者也揚州城南有

公祠宇雖不知所創始意必彼時身被澤者相與構造奉春秋祀也積久習而相忘 聖朝威靈丕振海不揚波居人不復知前代患苦公祠亦頽廢無聞矣康熙五十六年公六世裔孫故總督直隸兵部尚書諱執玉公於未開府時道出揚州創率鄉人修葺一新故大學士華亭王公掞碑記其事論公功烈甚偉以曉邦人長洲何學士焯書丹於石文旨宏深書法適美學者爭傳誦之蓋一時佳話也去今八十餘年祠又傾頽碑亦埋沒無知者矣乾隆六十年前兗沂曹兵備道江都唐君侍陞適歸故鄉展謁公祠慨然在念君先世故由武進遷揚明季兵亂失其譜牒而祖行嘗有官京朝者與尚書

公追敘宗支實爲兄弟則君於襄文公實爲八世族孫
因謂公功德於鄉雖在異姓猶當崇奉況於本族名賢
流風未遠其敢他委爰力鳩工煥然鼎新並於瓦礫泥
塗中披剔華亭公撰記何氏所書碑石猶完好無剝闕
仍卓立之以示後人於是邦人奮起謂不特興廢盛舉
亦藝林快事也學誠適遊邗上君屬筆其端委學誠竊
惟襄文公文章氣節事功前人言之備矣其廟食茲土
華亭公推論已詳惟是盛衰興替固視前人靈爽之憑
而興於廢者必由肖德之胄與嗣聲之裔則古人亦希
覲矣尙書公節制畿輔爲時名臣兵備君歷任監司以
廉幹著先後更新廟貌皆出襄文公後葉其人則皆不

愧公之家法觀斯盛者不特欽公功德抑且羨公家風
世範久而益老後此或數十年至千百年倘有踵事增
華皆出唐氏後賢當益歎天之報公爲獨厚也因爲迎
送神詞使歌以侑享其詞曰
東南海兮際天蛟龍窟宅兮狂寇煽公逆搏兮洪濤斬
鯨鯢兮腥風血刀殲厥身兮軍務勞帝愍忠良兮遣巫
陽而下招公之神兮上下旌旆揚兮蕭灑駕雙虬兮驂
鸞赫容光兮渥赭陟降庭兮歆止鏗劍佩兮魚魚雅雅
揚之水兮安流海舶沓貢兮琳球時歲豐兮黍稻競疇
父老酣嬉兮飽而遊溯功德兮公邵脩祀事兮春秋公
醉飽兮載起雲英英兮升自階阼回顧盼兮色笑嘉穀

芳兮酒旨惠揚人兮樂康垂奕葉兮奠祀

爲畢制府撰光山縣重修明少保陳公祠堂碑

兩漢名臣出處具有本末班史列傳有敘經術師承其
後推而行之至於建言行政事功節義皆可循而覆焉
顧才有偏全用有齊量黃霸治郡推爲漢興第一及爲
三公聲名減於爲郡器各有所受也明代重風教憲司
言路諸臣以名節著者史不絕書而風氣所趨偏倖互
托但推果敢不問是非則其本末之間未易言矣況神
宗而後國事日非建言與攻建言者是非相激當其嫌
介疑似之際後代尙難衷其至是矧當日君相身親其
閒何由知所別擇然而君子論世知人則於終始出處

之閒推微知著由顯測潛人之生平思過半矣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贈少保宜興陳公厯事神熹莊烈三朝以直節著載起載斥海內翕然歸仁事具史傳銘誌人咸知之後世以公罔畏強禦能持大體不愧憲長之賢而已不知有明國體優士大夫而不恤民隱惟於士大夫優故風節易著而不甚恤乎民隱則親民之吏不必善於撫循此亦當時之大勢也考公以進士起家知縣厯官光山唐山秀水史臣表公之大不復詳其爲縣別傳載公治縣俱有政績則公自有本末特偶以風節著爾初光山士民不忘公之遺愛爲公建祠以薦春秋歲久祠宇漸圯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縣之搢紳父老請於長

吏而更新之公裔孫有遷居商邱者累葉簪纓遂爲中
州望族湖北布政使淮商邱裔也因光山官民之舉而
請余爲文以勒諸碑余惟公之大節彪炳國史家乘久
有定論毋庸文綴爲也惟光山爲公釋褐初試之地且
計在官之日未久而官紳士民久遠之思至於如是則
當日親炙公者又何如也志稱縣有義倉久爲吏蝕公
按籍清稽公私攸賴又縣南距麻城二百里無傳舍公
建長潭之驛以通孔道此其設施之小見者爾由一二
事而推其盡心民物由光山以推之唐山秀水更由知
縣以推之列卿亞相則公之清風亮節卽於發軔之地
使人愈久不忘夫亦可以知其故已爰爲辭以貽之歲

時歌以侑公其辭曰

公之來兮堂然嵩雲中開兮神降天顧盼煒兮電掃風
霜凜烈兮勁草狼之貪兮狐媚谿奸腸兮劍鉞之彗江
湖兮廟廊感風雷兮烈皇起載蹟兮死不僵頌明聖兮
天王公之止兮如雲慰靈氛之禱兮氤氲起百里兮榆
社澤旁普兮華實被野龍山蒼兮蓊蔚清流之水兮如
瀉公之神兮如地水函光之人兮鑿飲而甘牲牢潔兮
酒旨春祈秋賽兮穀我士女繼自今兮光人世祀
爲曾轉運撰曾襄愍公祠堂碑
人臣報國則有文章氣節事功本於古人三不朽也氣
節無所顯於盛隆文章所以潤色鴻業然則萬古永賴

事功其最重矣事功成而當代蒙其休不成而後世悲其志不成而厄於天者若諸葛文山令人希風慕義百世師也厄於人者若睢陽岳鄂後人景善因以嫉邪尤激切於人心而有裨風教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其斯之謂歟故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侍郎贈尙書襄愍公以蓋世雄才感激主知慨然欲建非常之功恢復河套天下莫不壯之卒中奸讒身撓禍患而明之邊事因以大壞論者惜公才大而慮不免疎當時胡梅林之平倭蓋嘗周旋嚴氏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能立功者昔人所以料岳鄂王也公何慮不及此余爲公事與鄂王似同而異鄂王之時天下皆

切同仇而賊檜以一人之私獨倡和議其構陷鄂王勢
逆而計深公時天下溺於宴安中外皆苟且目前無復
深謀遠慮獨公銳然欲恢復數十年閒人所不敢議之
邊疆庸人之情憚於振作故八議初上兵部卽不敢主
持及令邊臣會議諸撫按又皆不肯畫諾世宗雖壯其
志而猶慮兵食果否有餘成功果否可必於是當局乘
其隙而傾之公之敗不盡由嚴氏也然公之初上議也
則曰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
森然是功之難成易敗公非不自知之惟是感念主恩
許身報國明知禍患不爲趨避而務盡其心此諸葛氏
之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文山公所謂譬如父母疾

不可爲孝子敢不盡心千古純臣心迹皎如日月與公
先後如一轍也而或乃徒惜當時讒諂蔽明方正不容
猶未爲知公者矣公身後昭雪贈諡陝西詔建專祠事
詳明史而江都爲公鄉邑余下車訪公後裔蓋式微矣
按揚志公祠有二一在三元巷一在廣儲門外皆隸今
甘泉分縣而三元巷者官司瞻禮春秋舉祠之所歲久
頽圯非所以崇奉先賢風聲後起之義也爰於嘉慶丁
巳捐俸鳩工輯而新之而推公始終揭於貞石又爲迎
送神辭以備春秋之侑辭曰

撰吉兮筮辰展瑤席兮文茵潔牲酒兮獻公望公不來
兮雲中天風下兮帳披靈之來兮升堂有儀薦芬苾兮

用享饒鼓競兮參差清時兮烽靖邊城萬里兮廬井公
兮歸來安此故鄉兮毋馳而騁靈之去兮風飈帝命巫
咸兮下招秋薦霜兮春露公陟降兮無遙

爲曹宗丞

學閔

撰明楊忠愍公故宅碑文

京師宣武門外渣子橋西有菴名松筠者明贈太常少
卿容城楊忠愍公官兵部時故宅也公之大節彪炳史
策容城旣有專祠而清苑定興近畿之間公迹所經奉
祀廟貌所在多有惟此故宅獨以庵著蓋有由也傳聞
公殉節時士大夫重公名義購公故宅以建祠宇春秋
祀之甚盛心也公建之祠居無常主募僧住持以奉香
火緇流萃處宜有佛廬松筠名庵所由蓋已久矣京師

故有都城隍廟直府城隍神主分列兩廡蓋猶京尹之視諸府象官屬之有所統也祠旣名菴則僧家供奉神佛皆得依附又歲久頽敗住持轉易不常不知何年乃以都城隍廟所列直隸諸府城隍神主雜置公神座旁好事者於是盛傳公爲都城隍神亦不知其說之所由始焉按國家令典城隍之神蓋與風雲雷雨山川同列通祀無有取古人名以實之者公之浩氣丹心炳於日星河嶽聰明正直沒而爲神於理固有當然卽祀爲城隍亦古人沒而配祭於社之義然典禮無徵君子弗道且公之英靈自在千古亦初不藉此以見奇也惟久廢之後傾頽益甚奸僧盜鬻羣房毀售材埴殿宇僅存亦

就傾圯陶冶鮑韋諸匠作雜處其閒棄礫敗瓦蕪穢不
掃都士大夫相與景風而慕義者莫不慨然傷之乾隆
四十九年夏巡城御史廉訪奸僧治之以法更募老成
住持而同時倡眾新公廟者禮部尙書長白德保公刑
部尙書光山胡公季堂奮臂疾呼卿貳鉅公從而和者
甚眾旣新廟貌復議生資上以安神下以畜眾立爲條
約詳識始末歲推司事京官二人以綱紀之於是松筠
古庵恢擴舊規煥稱新觀經始於乾隆五十年乙巳之
春落成於五十一年丙午之夏司事諸公以余嘗周旋
終始其閒俾余爲文以志其事余按公之祠宇起於後
人景仰固不擇其地也故宅則公之所嘗居緬想前型

於斯爲親切矣然讀公年譜公以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始成進士除授南京吏部主事越四年辛亥甫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旋以諫阻馬市廷杖謫邊至壬子冬累遷至武選司癸丑春正卽以劾奏嚴嵩下獄是公前後居官邸者合計不及一年斯宅於公不啻傳舍至今人心翕然相與愛護保持不忍暫輟則公之靈爽日在天地煙雲草木猶將繫思況其所嘗休憩固不必沾沾於久暫間也夫自嘉靖至今且二百年興廢不常亦已如是茲之所興安知久遠不復如前日之廢歟然高山景行人有同心卽今倡議集事之不約而同則他日以時修緝有久思而無暫輟者概可知矣因爲揭其大旨勒